

中國方志叢書·華中地方·第二一二號

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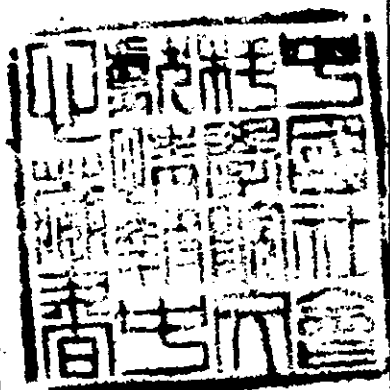
民國·牛蔭麇等修，丁謙等纂
民國三十三年鉛印本

影印

浙江省

嵊縣志

(七)



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



0037104

嵯縣志卷二十七

紀事

紀烈婦王氏事

元徐瑞

王氏婦赤城人也家世未聞至元丙子天戈南指士馬充斥有自赤城得王氏挾至剡青楓嶺王氏爲詩嚙指血書於石崖自湛死見者莫不盡然爲之傷感或作詩嗟悼之余來佐剡道越見宣武將軍紹興路鎮守脫帖木耳爲余道其事且曰昔鎮剡時欲紀之石未果也君其圖焉余至邑詢父老間往往能道其詳且得所爲詩後過其處復見其遺蹟至今四十餘年苔荒雨蝕字幾不可辨而血痕漬石間隱隱也夫一念之烈貫徹金石久而不泯亦異矣噫殺身存仁聖人惟許之志士仁人今以一婦人而能奮不顧身視死如歸豈不難哉余懼事愈久而跡愈泯與同寮謀而語之邑

人卽其旁築小室刻其事於樂石以傳諸遠以俟採錄焉蓋亦厚風俗之一端也併系其詩於左至治二年歲在壬戌夏五月從仕郎紹興路嵯縣丞東平徐瑞述

按輟耕錄及明呂原所撰祠記俱作徐瑞至治石

刻作徐端府縣職官志並同錄之以存疑云爾

剡山栽木紀事

明周汝登

縣學負剡山其山在城內者凡若干畝苦無林木夫山嶺屺無木若人之立而褫其衣其足爲衣服之士乎哉嘉靖間吳侯三畏令民家各栽松不栽有罰乃以遷去不果後十餘年侯家居凡數致書惓惓以栽木爲囑侯之用心勤矣迨隆慶間薛侯周丈量土田以城內之山並不起科納稅攤在概山亦令栽松又以調去勿果夫二公惓惓而不得覩厥成功豈一林木亦有數耶余以爲卽不栽松栽竹亦可夫栽竹隨月皆宜且易成林今府中臥龍山皆可

覩矣誰爲此者甘棠之詠其寧有窮

香山墘散倭記事

明喻安性

萬歷癸丑春余以羅定備兵移巡海使海中有濠境墘爲西洋諸夷薦食者凡六十年所矣二面環海惟塘基環一線可通若荷盤之梗形勢極奇巧西南夷貿易其中不下三四十國而主墘事者惟佛郎機人若釗事釗事當係領事之訛若和尚頭皆共襄墘事先時番舶至廣易換唐貨一出一入皆徵稅毋敢匿後緣閩中巨猾跳入撥置或逃稅或掠賣子女出海或私販硝黃及一切違禁之物至又駕言防衛紅毛夾帶倭奴潛住本墘勢岌岌有窺逼會城狀諸弁喜事者復張皇其說鄉士大夫憂形於色朝議與十萬師搗其巢穴制府張公集羣僚議行止余抗言曰夷不足患患在蓄倭倭去夷不必兵也難者曰夷方廣製火器高築城垣復蓄倭千百爲謀

叵測卽倭去夷不足患倭果易去乎哉余直應曰受事後當爲地方去之四月抵廣城報益急余密進香山但合圖所以去倭行間謀諸事隨單騎躡後行有翠微邨父老遮道訴曰壤蓄倭自雄數被闌入方築關以絕何入爲余曰壤故中國地也若築關以絕是以壤棄夷也余巡壤去倭握諸夷於掌中何以關爲遂踰關入壤門諸酋長逆於海濱疑懼未定盛陳利器番樂故令黑鬼叫跳道旁我馬驚卻胥吏色變余霽顏遣諸酋長前導至壤中諸酋長入謁羅拜予南向宣布朝廷恩威指陳禍福而喫緊一語惟在倭散則壤夷存倭留則壤夷戮諸酋長稽首言曰夷輩挾重貲冒險遠與中國通有無匪徒夷利亦以利中國倭故無良動十萬師蕭蕙焚之何忍爲予曰朝議果有之今親攬形勢惟截住三面海艇不使粒米渡壤止用數百人掘斷塘環一線絕汝內潰不逾半月汝

萬千老幼盡爲餓鬼奚用十萬師爲酋長相顧錯愕稽首後言曰
壤中萬千生命仰給天朝若有叛志是自絕也百凡惟明諭是聽
余卽下令曰亟籍倭以報倭去我乃歸諸酋長連夜索倭夜半凡
三四驚詰曰倭懼誅強不敢入余但令每十人一牌導以通事尾
以夷主一牌入一牌出倭釋疑始魚貫入階下每牌犒以斗酒豚
踈立遣登海舶余再宿侯帆渺而歸明年余復巡壤諸夷投誠益
篤併以從幼婚嫁之倭爲前所不忍遽去者悉遣之歸於是倭盡
散壤夷悉受漢法惟謹余亦再宿而還諸酋長各携稚子送之海
濱曰此皆中國所產赤子也望天朝毋夷視我歛噓感泣久之余
入翠微邨諸夷向日送不忍還余憑軾歎曰忠信可以孚蠻貊信
哉及倭抵國取有日本印結回繳制府張公鳴岡以始末奏聞逾
二年繼張公督撫者是爲漢川周公嘉謨復以散倭事宜揚於朝

余懼後來者因循不復巡墾則十餘年後倭必潛滋仍爲粵患故紀其畧如此若夫經略墾務俾處置得宜另有條議五款勒石墾門茲未暇殫述云

紀剡中孝婦殉火救姑事

清錢 鎔

孝婦錢愛經者剡西長樂鄉人於余爲遠族王姑年未笄適下龐山邢遵森侍姑病歷數年如一日姑得無恙姑每賢之於人而人之賢之者亦如其姑歲癸巳秋一夕家中火孝婦驚寤起已遍燒房闔火中覓姑不得趨而出見救火者集急問姑答曰未之見驚曰必尙在火遂冒火入衆挽止之絕裾去時秋高風烈火轉盛遂不復出皆失色驚號終莫可如何多泣下者明日火息得孝婦屍灰燼中背負其姑越姑臥房已遠不尋丈間便可出火而竟不得出姑婦焦頭爛額相持固結不解形迹宛然其手更挾一姪爲孝

婦仲弟子因其父母相繼亡憐而養之於家是夕也竟斃於火余昔聞之卽心欽其人族諸生名帆者孝婦兄也來請紀曰事獲旌於憲矣然家乘不可無文以永其傳敢請閱來狀與昔日所聞者無異辭知其信而有徵爲刪去瑣事而錄其卓卓大者嗟乎身爲人婦坐視其姑之垂斃於火而不思一引手援天下無是人也所難者始不斃於火而出及其復入也又不遽斃幾幾引姑以脫火而卒之殉於火脫姑於火孝婦之心乃安不脫於火而以身殉姑是孝婦之重不幸也身之不朽而何有於身後之名今其事越十有八年矣其兄猶爲之重歛累歎且欲假余文以永其傳而余執筆之頃不覺流涕慨慕而不能自己也夫以余譚陋之文何足以永孝婦而或藉婦之孝以永余文則後之讀余文者亦將爲之流涕慨慕於無窮而孝婦未始爲不幸矣余詮其事如左

書

與道一書

晉帛道猷

始得優游山林之下縱觀孔釋之書適興爲詩凌峯採藥服食捐
疴有餘樂也

與支遁書

晉謝安

思君日積計辰傾遲知欲還剡自治甚以悵然人生如寄耳頃風
流得意之事殆爲都盡終日感感觸事惆悵惟遲君來以晤言消
之一日當千載耳此多山水山縣閒靜差可養疾事不異剡而醫
藥不同必思此緣副其積想也

奉許東岡先生書

明呂不用

某向者凡兩覩縉紳光輝皆以匆匆不得詳領法言以爲終身模
楷自易之東徒切嚮仰惟函丈爲國家持文衡以造就用東俊又

者豈曰小補而已去冬狄希孟來云先生曾詢及阿聾就得審長者起居萬福康張善飯爲慰今春會張宜中又云先生嘗歷舉鄉里晚生問訊老儒之不忘後輩者何欣如之某小少讀書史真有意於養浩然氣學爲江河之文以求識海內諸老不意適丁多難流離竄伏稊稗於前茅塞於後遂不復理憂遘爲病以迄於今文章之事孤負壯心自痛且惜將復何及也今來剡求醫適宜中之勤敬奉尺牋爲尊候問不自知其覲縷

上邑令請復橋書

明夏 雷

嵎城南溪水環如束帶鄉市人民來去四方商賈貿遷與夫吳越台溫司府縣衛公文走遞晝夜必由所謂國中之水當涉者衆近設船濟渡亦乘輿之惠濟寡不能濟衆濟晝不能濟夜濟緩不能濟急往往積之多候之久以至爭先觸浪渡船因而規利無罪陷

於淪溺良可痛憫爲今計莫如興建浮梁通計浮梁釘鐵船板石
灰麻油工價不過千兩以出入鄉隅之人計之不下萬家以一家
助銀一錢亦自足用况更有富民大商義助不甚費公帑伏望明
公提綱於上選任公敏良民委任責成數月之間事當就緒旣成
更立看守補葺之法又何慮工不垂久哉竹橋渡蟻且魁天下况
活生靈獨無報耶伏惟裁處

書後

書張處士墓銘後

明方孝儒

外爵祿而貴富者君子也待爵祿而貴富者恆人也備萬物於一身天下之富孰加焉友聖賢於千載天下之貴孰加焉不有得於此而顧有慕乎彼則其所慕者庸知非君子之所恥也耶孔子賤千乘之齊侯而取首陽之餓士曾西薄志得位尊之管仲而畏仲由世俗之所謂富貴貧賤豈足論有道之君子哉崦之珏芝里有處士曰張公瑛字克讓生於世者七十六年而不階一命不資斗祿以布衣終田里然和易純正之德見推於鄉閭雋拔清遠之文尙友於古人寓至富於窮約之中存至貴於貧賤之表有子五人旣沒而叔子思齊爲陝西左參政少子遜亦以通儒術薦爲紀善諸孫勝衣冠者多至二十二人世皆曰處士富貴人也身不待乎

富貴是以澤及乎後昆張氏之富貴其亦異於恆人遠矣蓋道德有餘而天之報有不至者後世必蒙其福然則張氏之孫曾欲保先澤於悠久者可不以處士言行爲法乎參政公名可家以字行由觀察使拜今官學行政事君子以爲不媿其先人云

贊

閒游贊序并

晉戴逵

神人在上輔其天理知溟海之禽不以樊籠服養櫟散之質不以斧斤致用故能樹之於廣漠棲之於江湖載之以大猷覆之以元氣使夫醇樸之心靜一之性咸得就山澤樂閒曠箕嶺之下始有閒游之人焉降及黃綺逮於臺尚莫不有以保其太和肆其天真者也且夫巖嶺高則雲霞之氣鮮林藪深則簫瑟之音清其可以藻元瑩素全其浩然者舍是焉取故雖援世之彥翼教之傑效舞雩以發詠聞乘桴而懷厲况乎道乖方內體絕風塵理楫長謝歌鳳逡巡盪八疵於元流澄雲崖而頤神者哉然如山林之客非徒迷人患避爭鬪諒所以翼順資和滌除機心容養醇淑而自適者爾凡物莫不以適爲得以足爲至彼閒游者奚往而不適奚待而

不足故蔭映巖流之際偃息琴書之側寄心松竹取樂魚鳥則淡泊之願於是畢矣然奇趣難均元契罕遇終古皆孤棲於一巖獨翫於一流苟有情而未忘有感而無對則輟斤寢絃之歎固以幽結於林中驟感於遐心爲日久矣我故遂求方外之美略舉養和之具爲雜贊八首暢其所託始欣閒游之遐逸終感嘉契之難會以廣一往之詠以抒幽人之心云爾贊曰

茫茫草昧綿邈元世三極未鼓天人無際萬器旣判靈樸乃翳實有神宰忘懷司契冥外旁通潛感莫滯總順巢高兼應夷惠緬矣遐心超哉絕步顧揖百王仰怡泰素矜其天真外其囂務詳觀羣品馳神萬慮誰能高快悠然一悟

三復贊

晉戴逵

嗜好深則天機淺名利集則純白離如此故識鑑逾昏驕淫彌汰

心與慎乖則理與險會然後役智以御險履險以逃害故陰陽寇
其內人力攻其外陰陽結則金石爲之消人事至則雄智不足賴
若然者雖翠幄華堂焉得而康之列鼎重味焉得而嘗之

尙長贊

尙叟冲順庸行昏世和龍婉約元識同滯瞻彼崇高俄爲塵翳亦
有同好潛莊宿契超超增翥渺渺皆逝蹟絕青崖影滅雲際

酒贊

醇醪之興與理不乖古人旣陶至樂乃開有客乘之隗若山頽

山贊

蔚矣名山亭亭洪秀並基二儀巽嶠雲構嵯峩積岨寥籠虛岫輕
霞仰拂神泉旁漱曰仁奚樂希靜比壽

松竹贊

猗歟松竹獨蔚山皋肅肅修竿森森長條

公孫夫人贊

并序

晉鈕涪母孫氏

資三靈之醇懿誕華宗之澄粹奇朗兆於奇齡四教成於弱笄
慈恩溫恭行有秋霜之潔祇心制節性同青春之和敦悅憲章
動遵規禮居室則道齊師氏育行則德配女儀禮服有盈籩豆
無缺贊曰

猗與夫人天資特挺行高冰潔操與霜整性揚蘭芳德表玉軫猗
彼瓊林奇翰有集展彼淑媛令德來緝動與禮游靜以義立

張門雙節贊

明錢宰

剡山峭拔剡水清冽二節婦貞白之操鍾焉人謂范之操若崩崖
斷決皓月獨懸初不知繼志之錢也錢之操若貞松勁竹孤鸞高
騫殆與范比肩矣春閨並練寒燈共織撫諸孤俾各有成乃今白

髮高堂同享壽康天固有報施之也雖然閭巷間婦女執義守信如二婦者代有之矣名湮沒不彰悲夫

周海門先生贊

明張岱

講學剡溪出言明曉引掖後進陳言一掃訪戴多人雪舟騷擾疏食菜羹不敢不飽議論新奇不襲不勦卽入聖門言語之科如君亦少

引

纂修文星臺引

清李以炎

蓋聞山川韶秀人物由此鍾奇臺閣巍峩風景於焉增麗應女牛之宿雖曰天成聯奎壁之光實因人贊惟重新乎勝蹟斯煥發其鴻猷嵯邑夙號名區素稱仙域青螺四繞面面畫圖碧玉千迴層層襟帶禹鑿定安居之宅秦遊洩望氣之占子猷安道自多乘輿遺蹤康樂梅溪雅有拈毫佳處右軍故宅雲霞護縹緲之峯阮肇仙居煙雨鎖翠微之色鵝飛道院金庭與石鼓爭雄鹿苑憑欄怒瀑共晴雷比勢尋陸方之邁軸各擅汀灣溯李杜之謳吟難忘水石凡茲勝概未易悉陳要皆孕毓人文發天章於碧漢疏宣氣化散霞綺於晴川非僅博夫登臨洵有關乎政治更有文星臺者乃合邑之要領也位列青陽地臨碧水東溪流之鎖鑰轉地脈之樞

機棟接騰蛟啓光華於雲錦檻連起鳳擷瑞靄於天香當年之人
事可稽此後之地靈不爽惟是興替靡常幾失前人之制傾頽已
久徒勞創始之功因之甲第多遜於曩時井里未臻乎全盛夫堂
名并四亭號無雙止雕梁藻井之工快遊目騁懷之致猶且滄桑
莫定慮陳迹之就湮嘉樹毋忘冀後人之嗣葺况乃合形輔勢爲
都邑之咽喉孕秀鍾靈實文明之管鑰覩斯廢墜宜急興修炎以
菲才謬膺茲土疊書卓筆冀步武於兩巖濬道通渠願追隨於一
柏顧文章經術深懼未遑而補缺彌偏敢辭非分每於退食之暇
憑眺遺基聊資清俸之餘思爲舉廢而千尋飛閣用待鳩工百尺
高樓難從蜃化庀材董役豈一力所能支合志同心庶萬間之可
庇先陳數語用告諸賢希隨願而樂輸幸多人而集事布金有術
頓使輦飛覆篋多功應看燕賀此日高葺繡闥不徒資煙景之觀

他年育德興賢卽以樹棟梁之望矣

金潭雙溪橋茶亭小引

清徐大酉

原夫路異旗亭難言貫酒館非逆旅略可停車當五達之驂駢有四民之麋至行行且止少留入剡之踪去去重來聊說調符之飲匪邁善士孰恤勞人錢公青垣建津涉於石橋昭武肅之鐵券劍霜寒而象罔懾陌花繡而士女謳旣迓神庥并揚祖烈而乃財輕於揮惠重於山樾蔭新添甌香廣潤蒙莊仁義之用寄若蘧廬初慧功德之施沃以甘露兼之兩美慨然二歎彼夫策鳩杖以行吟對鶯花而選勝一瓢雨後雙屐雲中時執榼而提壺或品泉而嚼茗春山紫邏仙竈丹成彼其行踪各有攸主至若筍輿雜沓綿襖飈颺擔落葉以行酤摘新荷而包飯盼斜陽於峻嶺行李匆匆悵煩暑而沾襟望梅隱隱涓以一杯之水奚啻兩腋之風已僕少遊

省會壯謁京畿偶拜井而祈泉儼當途之榷酒聞茲古誼重以歡
心人言行者相與歌於途喜斯陶也吾願錢公有以善其繼美而
暢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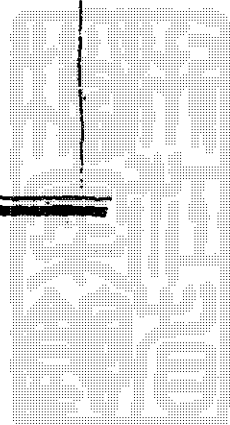
跋

跋丁寶臣修學宮碑陰

宋蘇復

世之爲吏者往往以簿書期會爲政事之本以剝下奉上爲進身之梯又其下者飾厨傳以悅過客濫公帑以市私恩至學校則視爲不急之務而漫不加省夫豈知風化之源實有在於茲也三衢毛公來宰是邑下車之初卽以黌宇無完爲不可後於是夙夜究心營葺有序又得丞佐諸公一時之賢皆好文善士樂贊而成之曾未期凡昔無者今備一日公登堂慨然曰先聖之宮學者肄業之所可無俎豆容弦誦聲乎邑里士子欣從其化爭先掃治齋凡布袍韋帶翕然而至濟濟誦誦有魯鄒之風矣時邑之先達鎮江通守黃公堯舉因出示慶歷中丁公初興學記以贊公之威美命鑿諸石以示源流所自後之來者苟皆能以公之心爲心如公之

不忘前人信斯學之不廢矣



題跋

題戰國策

宋姚宏

右戰國策隋經籍志二十四卷劉向錄高誘注止二十一卷漢京兆尹延篤論一卷唐藝文志劉向所錄已闕二卷高誘注乃增十一卷延叔堅之論尙存今世所傳三十三卷崇文總目高誘注八篇今十篇第一第五闕前八卷後三十二三十三通有十篇武安君事在中山卷末不知所謂叔堅之論今他書時見一二舊本有未經曾南豐校定者舛誤尤不可讀南豐所校乃今所行都下建陽刻本皆祖南豐互有失得余頃於會稽得孫元忠所校於其族子慤殊爲疎略後再叩之復出一本有元忠跋并標出錢劉諸公手校字比前本雖加詳然不能無疑焉如用壘字皆武后字恐唐人傳寫相承如此諸公校書改用此字殊所不解竇苹作唐史

釋音釋武后字內堊字云古字見戰國策不知何所據云然堊乃古地字又堊字見亢倉子鷓冠子或有自來至於思字亦豈出於古歟幽州僧行均作切韻訓話以此二字皆古文豈別有所見耶孫舊云五百五十籤數字雖過之然閒有謬誤似非元書也括倉所刊因舊無甚增損余萃諸本校定離次之總四百八十餘條太史公所採九十餘條其事異者止五六條太史公用字每篇間有異者或見於他書可以足證悉註於旁辯變水之爲瀆水案字之爲語助與夫不題校人并題繪注者皆余所益也正文遺逸如司馬貞引馬犯謂周君徐廣引韓兵入西周李善引呂不韋言周二十七王歐陽詢引蘇秦謂元戎以鐵爲矢史記正義碣石九門本有宮室以居春秋後語武靈王游大陵夢處女鼓瑟之類略可見者如此今本所無也至如張儀說惠王乃韓非初見秦厲憐王引

詩乃韓嬰外傳後人不可得而質矣秦古書見於世者無幾而予居窮鄉無書可檢閱訪春秋後語數年方得之然不爲無補尙覲博採老得定本無劉公之遺恨紹興丙寅中秋剡川姚宏伯聲父題

題呂又邨貴門山志

清潘 諮

遊山如讀書遐覽博涉而眼前悅心之境往往失之故得一境而求無餘歎者爲善讀書也予少事遠遊海內名山溪約十歷七八每涉一奇境巖壑之趣雖足快目而困於攀躋往往數百十里得一坐嘯之地亦頗思山陰道上動履見山琴硯一舟可安臥而徧歷幽勝惜西岷東岱俱未有此不知其越人之安於越與抑江東人物果足愜人幽賞也剡中又邨呂孝廉爲予言剡溪風物如九疑三峽而無濤瀨巖險之阻可杖策而至因以所誌貴門山泉一

冊見示予以臥遊之意覽之悠然有褰裳倒屣之想貴門者鹿門山也山在剡西接東陽諸峯阜魏晉五代泉石方外如趙廣信褚伯玉輩有居之者而名則仿自紫陽朱子其先名流遊詠恆在縣東南北三面蓋剡水北接郡境而沃洲桐柏南通天台雁宕遊蹟所經其美易見而婺水至此尙未可舟遐覽者則又如讀書循習見聞而淵奧之義須尋繹得者少會心也呂氏自許公之孫隨宋南渡世居其地故悉其山泉幽勝凡晉人所謂奇深重複皆聚於西者孝廉志而表著之後之覽者必仿於是吾耽於屐笠而鏡湖去此百里未嘗一涉之者誠如書置架中日覩而塵封之也因題集句卷後他日結茅將以爲買隣券矣又邨其許之否

青山殘月有歸夢深入西南瀑布峯雪夜前溪聽鳴櫓吾將此

地學雲松

右題貴門山志偶集劉滄貫休東坡太白句未暇莊詠因適在疾中無善思 少白

哀辭

祭周海門先生文

明劉宗周

嗚呼士有曠世相感不啻一堂而或覲面而失之其爲人之賢不肖何能以寸乎有目而不覩辰星之麗謂之瞽有耳而不聞鐘鼓之陳謂之聾士之於道也反身卽是而不知求幸遇其人矣示我以明白坦易之說而猶不知求則亦聾瞽之夫而已嗚呼斯道之不傳於世蓋千有餘年而吾越陽明子以良知之說啓天下及門之士於吾越最著者爲龍溪先生又百年龍溪之門於吾越最著者爲先生先生於陽明之學篤信而謹守之由禰而祖一嫡相承讀其書宗旨有述宗傳有編一時學士大夫又相與維持左右底於無弊懿哉先生其於道也可謂辰星之麗天鍾鼓之在序凡有耳目者皆得而聞且見而况其閔閔焉望道而趨者乎始先生盛

講良知之學往來吾越予髮未燥也及稍有知頗欲澡雪身心爲受教地進而及先生之門而先生馭歷仕途雲泥相失晚年懸車會遭學禁交游盡謝一日際聖明表章斯文首起先生爲士紳著蔡冀天假之緣宗周不進而奉先生於朝亦將退而奉於野而先生忽已逝矣嗚呼世有覲面而失先生如宗周者哉先生之於道固如是其明白坦易也從之者徧天下而終不能得之於宗周此予所爲聾瞽者也世之不爲聾瞽者蓋亦寡矣猶賴先生之學呼寐者而覺之自學禁以來諸名宿略盡正當斯道絕續之候而又不少留先生爲後死者地則其所關於世道之不幸爲何如者予能無泫然於先生乎哉先生捐館之時正宗周趨朝之日不遑走哭姑臨風灑涕一誌平生仰止之私冀先生有知終不置我門牆外也嗚呼業已聾瞽自廢矣而猶知先生之道之可尊非良知有

不昧者耶其先生之啓予耶其卽先生之啓天下後世耶

商烈婦哀詞序

明宋 濂

崧民商淵妻張氏貞賢而有志操事姑姑愛之事夫夫宜之處約而不懟好禮而能教命女者指以爲表論婦者取以爲則年始四十五元末兵亂自溺初貞未死時聞亂每以不屈自期至是果死人於是美其能死也婦者託於夫以生當平治之世享乎上壽而令終乎閨室以爲美則宜夫旣不幸而值於變亂至於徬徨四顧處身無所抑哀奮志而沉於溝瀆豈其所願而美之哉是可悲也然人之所慕者壽所樂者適意使皆獲其願止乎百年之內耳過此則無稱矣所願者貴富所甘者侈泰使位配乎封君貲殖乎千金苟無善焉將孰知而稱之貞也死而以節名事昭乎閭里而行白乎文章過

其死之所炳然如見其生讀其傳而考其蹟儼乎若未嘗亡
雖謂幸且美亦宜也於悲何有哉雖然舍生而取義惟烈士
夫能之猶窮一世不可累見况婦人乎婦人爲質且弱矣而
貞激義就死不顧纖介如此使其爲丈夫食君祿有勢力其
自處宜何如哉彼不遇而於此見之斯其可悲也余是以辭
而哀之其辭曰

薺之初秀兮天雨雪霜驅車出門兮邁彼羊腸治時孔多兮喪亂
始生人逢其美兮子值其殃命之俾然兮義曷可爽終有一死兮
死貴不亡舍義希生兮諒非所臧殞身深淵兮所存者長令夫悲
悽兮弱子徬徨姻親胥弔兮行道周章懿猷徽質兮人莫與方溘
其永逝兮天道茫茫恆人所願兮富壽平康藉其旣獲兮如歡一
觴適意須臾兮未久卽亡彼此重輕兮不待較量修名足恃兮與

日爭光子之所安兮人寧汝傷我傷昔時兮大義不彰面目甚都
兮冠佩衣裳受君之命兮有土有疆臨危畏亂兮鼠拱以降非婦
而婦兮以柔化剛子質孔弱兮厲志何強使爲丈夫兮人孰敢當
歎歎感奮兮越火蹈湯使君如夫兮屹爲巨防彼之不聞兮此多
烈芳吾將誰先兮哀子斯章

錢貞女輓詞

明張燦

昔應源之儀表秀發穎悟不凡正統間從予遊顧其所爲詩
歌出人意表予甚異之而不意其早世方其病亟之日以後
事囑同母弟深歿十二年深得子甫晬以嗣源命名則民則
民年十六亦從予遊以母之節行來告爲之詞曰

吁嗟兮貞婦金石其堅兮冰蘖其苦驚藁砧兮云殂掩空閨兮泣
嗚嗚歌柏舟兮情激烈母不諒兮矢心以絕髮兩髦兮我心可忘

彼王睢之有別兮豈吾匹之無常婦失所天兮婦倚有姑婦姑同
室兮抱姪爲雛姑臥疴兮如已疾食不下咽兮眠不貼席皇天憇
遺兮姑復康聯形附影兮組衣緝裳資紡績兮飲食雖日大兮成
羽翼祀有託兮勿替烝嘗身隨隕兮夫穴可藏抗修名乎共姜

雜文

弔剡溪古藤文

唐舒元興

剡溪上綿四五百里多古藤株枿雖春入土脈他植發活獨古藤絕盡生意間溪上人有道者云溪中多紙工萬斧斬伐無時擘剝皮肌以給其業噫藤雖植物溫而榮寒而枯養而生殘而死亦將似有命於天地間今爲紙工斬伐不得發生若此異日過數十百郡治東徂西雍歷見書文者皆以剡紙相誇予悟剡藤之死職正由此此過固不在紙工今日握管動盈數千百人筆下動盈數千萬言不知其爲謬誤殘藤命易甚綺文妄言輩誰非書剡紙者耶工嗜利曉夜斬藤以鬻之雖舉天下爲剡溪猶不足以給况一剡溪耶以此恐後之日不復有藤生於剡矣藤生有涯而錯爲文者無涯無涯之損物不直於剡藤而已余所以取剡藤以寄其悲

越問
紙

宋孫 因

繁剡溪之爲紙兮品居上者有二蓋篠蕩之變化兮非藤楮之可
參在晉而名側理兮儲郡庫以九萬曰姚黃今最顯兮蒙詩翁之
賞談加越石以萬杵兮光色透於金版近不數夫杭由兮遠孰稱
夫池繭半山愛其短樣兮東坡嗜夫竹展薛君封以千戶兮元章
用司筆硯數其德有五兮以縝滑而爲首發墨養筆鋒兮性不蠹
而耐久惜昌黎之未見兮姓先生而爲楮使元輿之及知兮又何
悲剡藤之有客曰微哉越紙兮有大造於斯文然世方好楮而玉
兮又烏知乎此君